

中國地方志集成

河北府縣志輯 ⑪

乾隆宣化府志

上海書店 ● 巴蜀書社 ● 江蘇古籍出版社

序



宣志創于前明弘治

撫軍馬公中錫嘉靖

庚申翰林孫公芳

踵脩之其後馬志失

傳惟孫志為州邑所

取材顧其為書也

時則脩而考古則疎

序

閱於今幾二百年乃

合而觀察錢唐金君

東江王君暨石梁翁

陽兩太守先後考訂

而宣志始有完書

自皇古建邦竊秦置

郡兩漢而下代上為

舊疆以郡則或析而

為三或易而為二以
州則或竝而為二或
增而為四為六或仍
損而為三遼金方州
並故易其名復殊其
地明代立衛置所永
宣隆萬之間制度紛
更尋分文裂迨我

聖朝規模宏遠敷教宣邦
始有以復兩漢郡邑
之舊然而由今溯昔
沿革代殊如唐志之
於武新遼志之于龍
門考諸前史且有訛
謬又何怪諸舊志之
支離紕繆也乃是志

也以正史為經以傳
記家為緯昔之傳聞
失寔者悉舉而釐正
之於戲豈不偉哉才

今

天子大聖澤流治洽蒞茲

土者其宣上德嘉勩

於政理俾教化大行

風俗薰蒸日上而

國家休養生息之隆永

永不替則繼此而有

述焉炳烺照耀為美

為程寧獨稱一郡之

完書已哉

時

乾隆九年歲在甲子孟

冬穀旦

誥授通議大夫直隸等處

提刑按察使司按察

使兼理通省驛傳事

序

七

務紀錄三次方觀承

撰并書



叙

宣郡歷代為戎馬之區文獻缺
略明嘉靖蔚人尹耕始有兩鎮
三閭志雖不專為一郡之書而
宣之建置沿革形勢險阻兵馬
儲蓄略具焉後郡太史孫世芳
乃有專志上溯唐虞下迄有明
中葉網羅搜爬用力甚勤康熙
年間進士胡以溫復取

國初事補苴至于是古今事實稍

稍得見于後顧宣郡自我朝

列聖覆幬百餘年之間湛恩汪濊中

外淪渙民俗既移風氣亦隨日
月鼎華風雨和會百產之物日
益豐盈文章節義亦生而出
而山川封域向之沙漠荒墟今
皆列為三廳南吐蕃里赤牛犍
縣隄來如東西州焉然則舊志

二

于是乎為靈車矣乾隆元年觀
察使者金君志章負著作之才
慨然以此自任後王君芥園與
太守王天曉先後成厥事按凡
起例必更縣志而參訂考正更
為完密共得四十二卷已壽梨

毫殺青矣乃收掌官不戒于火
燬其大半予與今太守渤海張
君志奇念前人搜羅之不易恐
其愈久而遂湮謀渡刻之又念
自前志成後迄今又已十餘年
李間因草損益之費皆宜以次

三

纂入而宜郡業隸有三廳其事
均與郡潤亦不可以無志顧曩
者官志之燬印本尚存可復也
至金君三廳之志未刻聞家遭
四掠葉志燬則文就益多徵矣
閱漳黃君可潤來宰宜皂文人

也屬其採筆必以苦言藍本謄
讓未遑會奎君賢嗣文淳君于
津門查家篋中得抄本呈于

宮保制府桐城公出眎之黃君因
得考訂而補輯之其凡例如郡
志而各自為書又共以十六卷

四

嗚乎志之難尚矣而宜志尤
難正史記載既少而通志亦缺
有間風俗好武家無乘載至于
時叙列在官而吏胥又以推魯
不習掌故今予與張君黃君張
聖教等乃成斯集而非

制府出一綫于灰燼之餘則願
志卒不得成矣後之君子鑒推
輪之不易者可以諒其踈略也
乾隆二十二年歲次丁丑仲秋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口北
道良鄉樊昂書



五

序

鹿門茅氏論史漢云

太史公劉編年之舊

突起門戶自表見者

固多而不免於蔽且

舛班書武帝以前俱

本史記昭宣以後則

本之東觀漢書西京

雜記故得補其闕遺

而懲其固陋其說似

矣然遷史未嘗不本

於左國世本諸書但

黃帝以五帝之首而

三戰得志遽為湯武

先聲不可謂非諸書

累之惟志亦然志為

外史周禮掌以專官

其事綦重至以四方

之志為目則一地各

有一志矣自漢以一

地理志槩之缺漏乃多及晉人志陳留志豫章而古制始復焉郡域雖古而為之志者惟前明馬孫二氏馬志已不可得存者惟孫氏一書其本之馬氏與否今無可攷其書亦純雜相間不足為據余嘗謂地官

土訓掌道地圖誦訓掌道方志是皆以訓名官則圖與志之所存君以為啟沃臣以為儀型山川土俗其且為蒞治之軌範者多矣惡可馮臆見以說之宣郡臨大邊北門之管於是乎在前漢方拒保塞之請後

漢乃啟延敵之門劉

石苻秦慕容拓拔擾

於前宇文突厥契丹

瓦剌台吉紛于後元

魏築長城而不效前

序

五

明成祖築石垣裨宗

又築長城而仍不效

瓜分飽驅中土動搖

而世運因之則所係

者大矣至於石亭石

室金冶銀場鷹房鵝

池溫泉有宮衣錦有

院瑪瑙有司位下昔

寶赤貴由赤之流充

斥于境且有以天子

序

六

行在而稱鎮國府者

矣凡厥乖違恚成殷

鑒自我

朝定鼎聲教放北海雖云

外徼實等中區兆庶

又安善政時舉太平
之盛前代所無則訪
陳蹟於掌故而傳大
化於

憲章非良史孰任焉况

序

七

載籍相承疑信各出
幻化如瑕邱次仲疑
似如雞鳴磨筭混淆
如禦夷懷荒燕然之
銘葛峪之碣悠謬輟

輟且不勝更僕數矣

是志之作則一以正

史核之其史與史有

異同者則博考旁參

歸於一是其視遷史

序

八

之於世本班書之於

西京襍記諸籍為何

如耶余蒞郡時志已

將成時以一知半解

商確其間敢自附于

作者惟是圖志之道
儀刑繫之則二十六
門中何任非訓迪之
方余及諸有司共勵
之可矣

序

九

乾隆八年歲在癸亥季

春穀旦

誥授中憲大夫知宣化府

事句曲王琬譔



序

為政者未有不宣于其勢達於
其事而可以觀厥成者鑒古
今宣之勢重乎天下宣之則所
以輔乎宣者不得輕可以勢起
而制乎勢者也有形之制立才
偶無形之制在紀載則志宣之
書編世者以為勢與事之跡由
合而宣之志未易言之也畿輔領
郡凡九其八皆在冀以南而宣
府處于關外固在九畿其勢已
柔聲教所訖自東自西自南郡

孫星羅鋪錯萬里之表始興貢
秋之國相接宜出北門則臨平
大荒矣古代懷戎隆蔓飛狐傷
馬即以既要而守險用武之地
即溝壑之地也又北望中原人
文之所出紀載之新舊家乘是
二
史汗牛充棟山川之形勢運會
之盛衰人事之得失物產之枯
良可摭藉而得也則一二人之
撰述一二篇之流傳尤且費之
慕之而思以表彰而後始之況
乎集千百賢人君子筆千百季

典章文物而為是志宜之志始
於有明中丞馬公其後史氏孫
公作鎮志多志久湮孫志亦僅
有存者茲多載時賢議論臣
奏疏而稽古之典闕焉今

上御極初年口壯道金公志章王公

三

芥園郡守王公者輔王公晚廼
襲集編輯聘大雅校訂為之數
季而志成後之為政者考志以
治宜而矢以重宣宣之章也刷
布未幾典守經歷郭廷邦不戒
于火志版燬過半向之自無而

有者今且自耳而望余愴焉念

之陳之觀察良公亦以是為念

乃請于制府謀重梓焉以宣

化貲今可潤職事事原志訖乾

隆六年厥後十餘年事蹟宜增

入又多倫謨爾獨石張家口三

四

歷隸于口壯而聯屬于郡若辟

指之于身宜並紀制府蒞前

道金公所志三融舊本校其訛

錯增所未及乞三季郡志廳

志于是為完事夫天下言險者

推九塞宣千里環繞皆長城又

嘗

神京之背塞門之衝于九邊為尤

重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

所謂設而守之者豈徒修其壁

壘而成乎率徒戕其間遂置之

沿革山川之險夷戶口之涿耗

五

賦稅之虧盈典文水利農田糧

儲驛傳士女教化風俗物產以

及古今來仕宦縉紳之義蹟嘉

言良帥健將之殊猷碩畫講明

而切究之則出之有本而行乃

不迷所謂制于無形也讀是志

而瞭如指掌矣三廳形勢輔于
宣開平興和共此門戶牧地權
場掌於天府建官設運置兵駐
防農田賦役法制久而整脩外
為蒙古諸部之要會內為宣郡
名屬之扞蔽志之見與宣並重
也先三廳之重于宣即為宣之
重于京師重于天下而彰志之
修與內郡紀載不可同日語矣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宣化府
李渤海張志奇撰并書



宣化府志

凡例

一志凡二十餘目以土地人民政事為綱首以紀

恩見敷錫之極又三者之綱也土地之屬則先以地理星

土形勝疆域山川古蹟城堡公署土地人民之合則

次以鄉都戶口政事首田賦次學校典祀塞垣兵志

者人土革而後井田學校之制興教養周而後捍外

衛內之法備也驛站亦兵志之類故次之封建職官

宦蹟則三者管領之所在也故又次之選舉人物列

女風俗物產不次戶口而次宦蹟者以其過世之英

宣化府志 首卷 凡例

足繼諸當事之後以正習俗而振物華也世紀三者

之統會藝文雜志三者之緒餘訂悞則又史家傳信

傳疑之要歸也故以是終其他則各以類附焉

一各州縣舊志凡以孫氏宣府鎮志為準鎮志之體三

日考曰表曰傳表與傳雖本之正史外史家用否各

隨其宜自晉人陳留志以下其例不一若考則非正

史舊法矣竊謂書以志名則各門自當繫之以志法

貴盡一無事新奇

一鎮志二十六考中易地輿沿革為制置於義無取今

志曰地理者依史家舊例也官俸為經費之類而經

費則取給於賦稅統之田賦足矣無事另門軍儲兵籍兵政兵騎經略征戰一兵志爾何庸分一爲六今志以兵志統之其經略征戰別歸世紀異術尚德非所以示訓採其一二以歸雜志不敢爲簡牘之累也至所謂六綱者不過因事立義可減可增無關體要芟之餘雖大同小異而體制各出不敢從同

一鎮志不以考訂詳確爲事凡所徵引俱不詳所自來蓋圖便於收攷也前明人著作大槩皆然夫尼父論禮推本於老聃胤侯誓師取証於政典無稽之言尙書所戒敢逞臆說而弁髦載籍耶今志逐項必載書

宣化府志

首卷 凡例

名庶幾好古者得尋其原云

一鎮志於南北朝元魏北齊後周事必以南朝宋齊梁陳統之蓋誤以正統歸南朝也據朱子綱目凡例惟周秦漢晉隋唐爲正統晉隋之間謂之無統無統之代書法不相繫屬史法如此今志於元魏齊周事俱照綱目例直言其遼金元事自建隆庚申至祥興已卯皆以宋統之是也從之

一我

朝以百年之積累深仁厚澤決於八方郡爲畿北鎖鑰重地推恩自近故茹德獨先

聖祖仁皇帝翠華頓滄渙汗尤多繼以

世宗憲皇帝暨

今皇帝世德重熙厚地高天之中牀膏咏勤者方日引而月長謹冠之諸志之首尊王之義然耳

天章所布凡以澤民故並紀之至

四朝合典有行之斯土而不第爲斯民設者則歸之世紀蓋聖恩廣被非郡民所敢獨私也

一志地必先沿革蓋鏡古考今可以得民風土俗之宜也郡地自燕趙爭衡典午以來外寇分割無代無之有明大一統矣曰鎮曰衛曰州曰縣版冊絲琴舊志

宣化府志

首卷 凡例

所載更多輾轉如悞廣寧於東置劬胥于北油雲開陽陽壽之屬傳會紐合古制愈淆今志據諸史細加釐正非得已也閱者諒之

一星土之說始於周官保章氏左氏傳載其占應惟詳及兩漢諸儒鋪張尤盛要之天道不可知甘石之倫又不免人自爲說欲坐井而窺之管不免爲識緯家作郭廓耳然漢唐諸史例載星躔特據史傳所已見者錄之地理之後蓋有分土然後有分星且不敢以渺不可知之數先於實在之疆域也灾祥亦天事故附之